

《孙子兵法》兵学术语英译过程的 体认概念链解读

徐 宁, 苏 冲

(西南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 体认翻译学认为, 概念整合是一种人类普遍运用的体认方式, 而翻译则是不同心智空间相互映射的体认活动。将新型概念整合链理论同体认翻译学之“体认”核心原则相结合, 称作“体认概念链”, 以此新视角解读林茂荪《孙子兵法》译本中兵学术语的翻译过程, 剖析其体认机制。借助体认概念链, 《孙子兵法》中独立概念术语、概念共簇术语、多义概念术语的翻译过程, 以及译者林茂荪所使用的翻译方法与技巧, 均得到了较明晰的体认视角解读, 旨在说明体认概念链对《孙子兵法》中多类兵学术语有较强解释力, 从而助推体认翻译学理论建设和翻译过程本体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 《孙子兵法》; 兵学术语; 体认翻译学; 体认概念链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6)04-0345-10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40826427

Embodied-cognitive Concept Chain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Process of Military Terms in *Sun Tzu: The Art of War*

Xu Ning, Su C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conceptual blending is an embodied-cognitive approach widely used by human beings, and translation is an embodied-cognitive activity in which different mental spaces map onto each othe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mbine the new conceptual blending chain theory with the core principle of “embodied cognition” involved in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into “embodied-cognitive concept chains”, to interpret the translation processes and embodied-cognitive mechanisms of military terms in Lin Wusu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un Tzu: The Art of War*. The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es of independent concept terms, co-clustered concept terms, and polysemical concept terms, as well as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translation techniques used by Lin Wusun, are clearly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embodied-cognitive concept chains can adequately explain many types of military terms in *Sun Tzu: The Art of War*, thus promoting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and the ontological study

收稿日期: 2024-08-26

第一作者: 徐 宁, 男,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认知翻译学。E-mail: xuning202310@126.com

通信作者: 苏 冲, 女, 副教授。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认知翻译学。E-mail: 1336380317@qq.com

of translation process.

Keywords: *Sun Tzu: The Art of War*; military terms;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embodied-cognitive concept chains

中国兵学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军事领域的智慧结晶,其中以孙武所著《孙子兵法》为代表性典籍。陈学凯认为,国内对《孙子兵法》的研究,特别是有关中国古典军事学概念范畴的研究不够深入,这已经成为阻碍《孙子兵法》在其他领域进行扩展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明确指出《孙子兵法》所载兵学术语思想体系亟待完善^[1]。探明《孙子兵法》中兵学术语的英译过程,剖析其中的认知机理,将有助于丰富《孙子兵法》兵学术语思想体系,推动军事翻译实践以及中华典籍外译的发展,加强《孙子兵法》国际传播效力。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孙子兵法》已有了百年英译历史。但最初的译本质量不佳,人们较为重视该典籍的军事性,忽略了其文学性。直到20世纪40年代,译本开始变得丰富,具有了可读性^[2]。20世纪90年代,翻译家林戊荪出版的译本《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参考了当时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新出土的竹简文献,具备更高的历史价值。林戊荪以其对中国传统兵学文化和现代军事的了解,准确传递《孙子兵法》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并以精妙准确的翻译技巧和语言表达体现相比于其他译本更高的翻译研究价值。

目前,国内对《孙子兵法》英译的研究所涉及的研究范式多样,包括译介学^[3]、文化翻译学^[4-7]、跨文化传播学^[8]、阐释学^[9]、生态翻译学^[10]等。国外对该典籍的研究主要在于其中战略思想的商业和管理应用^[11-13]。从认知翻译学相关理论出发开展研究的成果有对《孙子兵法》误译展开的认知解读研究^[14]、基于《孙子兵法》英译展开认知心理框架的历时性研究^[15]、该典籍中中国传统战略隐喻认知模式研究^[16],但总体来看,尚未有该典籍中兵学术语的认知翻译研究解读。因此,有必要从新的理论视角解释和剖析其中的翻译机理。

本文拟结合中国新兴的体认翻译学,从概念整合理论角度解读《孙子兵法》中兵学术语的英译过程。具体而言,本研究将“体认”原则同新型概念整合链理论相结合,应用于解读《孙子兵法》林戊荪译本中兵学术语的翻译实例,厘清其翻译方法的体认性根源,以期助力中国兵学文化

的对外传播和价值认同,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体认翻译过程与概念整合链

(一) 翻译过程的体认翻译研究

如伽达默尔所言,翻译过程在其本质上蕴含着人类理解世界的全部秘密,也蕴含着社会交际的全部秘密^[17]。翻译过程的研究与探讨一直是国内外翻译学界的重要课题,因其作为翻译本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提高译者能力素养,优化翻译教学模式。

翻译是一种重在多重互动的体认性活动。译者在识解原文语言表达的同时,结合涉身体验,运用意象图式、范畴化、概念化、隐喻、转喻、概念整合等多种体认方式,将理解性意义映射进译入语^[18]。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认同体认翻译学的哲学基础和核心原则,并不断增加体认翻译学的理论应用^[19-21]。但总体来说,目前与体认翻译学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这一新兴翻译研究范式尚在理论建设中,亟需将“体认”核心原则同其他认知相关理论结合,从而促进体认翻译学的理论深化。同时,体认翻译学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相关研究不足,需要加强体认翻译学理论在不同体裁和主题的翻译文本类型中的解释力。

从体认翻译学来看,典籍翻译过程的解读存在现实、认知和语言方面的难度。谢天振认为,译者在翻译中既是原文意义的理解者,又是原文意义在译文中的再创造者,理解行为并不因其历史性而影响文本本身的含义,本文本意能够通过语言得到复制并被重新表达^[22]。这从解释学的角度肯定了解读典籍翻译过程的可能性。体认翻译学主张在剖析译者认知心理路径的同时,更要挖掘对译者认知产生决定性作用的现实因素,客观地呈现译者在识解原文和建构译文的连续统中的现实与认知共筑的图景,如此才能更客观科学地展开翻译过程研究,避免落入唯心主义的窠臼。

(二) 体认概念链与翻译

在人类世界生活,就是在概念整合中生活^[23]。福柯尼尔(Fauconnier)和特纳(Turner)的言论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不得不承认概念整合作为人类思维方式的重要性。体认翻译学的翻译“世界观”认为,概念整合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之一,是人类的一种基本体认方式^[24]。

概念整合理论作为体认语言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以认知语言学家福柯尼尔提出的心理空间理论为基础。心理空间是指人们在思考和谈话时,为了达到部分理解和动作的目的而构建的小型概念包^[23]。概念整合理论包含了4个心理空间,分别是两个输入空间(the Inputs),一个类属空间(the Generic Space)和一个合成空间(the Blend)(图1)。将概念整合过程同翻译过程相结合,输入空间I包含源语语言形式及其文化背景概念,输入空间II包含目的语语言形式及其文化背景概念。两个输入空间内部所蕴含的概念要素通过类属空间进行范畴化后,有选择性地实现映射,无论是取得对应连接的概念(实线连接的两对黑点)或是未取得对应连接的概念(下方外侧虚线连接的黑点)都可能映射进合成空间,合成空间负责对映射结果进行整合。董桂荣等认为翻译过程就是译者对双语语言形式和意义进行整合的过程,译文是译者通过选择输入空间中最恰当的成分,投射到译文空间后进行创造性整合的结果^[25]。

合成空间中的概念要素经过3种整合方式——并置(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和精细化(elaboration),出现原本两个输入空间中都未曾出现的新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即图1合成空间的方框中未被虚线连接的点。这为译者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创造提供了认知理据。

福柯尼尔和特纳所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存在不足,王寅针对未能详述“多重融合”的问题提出了“概念整合链”作为理论修补,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概念整合并非静态的、相对独立的过程,而是动态的整体性心智活动。上文获得的融合空间概念可以作为新的输入空间,参与下一轮概念整合运作,并直至翻译结束^[27]。吴淑琼等认为,王寅这一“概念整合链”的理论修补更加侧重于译者的翻译实践,对译者识解原文的过程体现不足,主张翻译的过程应是译者获取原文语义和译文产出两部分的结合^[28]。这为“概念整合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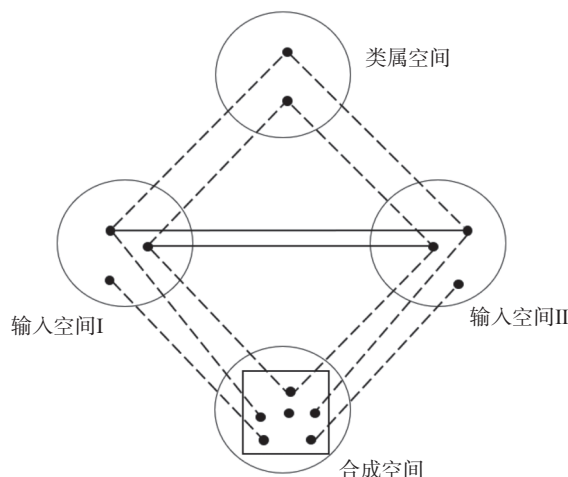


图1 概念整合基本过程图示^[26]

Fig. 1 Graph of the conceptual blending basic process

图示化呈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可视为这一概念在后续研究发展的雏形。结合前人研究,管邦迪等发展出新型概念整合模型,有机结合原文识解和译文产出的双重概念整合过程^[29],形成全新的翻译概念整合链(图2),从翻译的视角反哺经典概念整合理论。概念整合链理论将翻译的过程分解为不同的心理空间内部要素相互映射和再创造的过程,对比经典概念整合理论,它更清楚地将译者主体的理解过程和再创造过程呈现出来,能够包容理解行为所具有的历史性因素,“本文本意的复制和表达”能够在概念整合链过程中以概念要素的映射和新创结构的涌现得到认知解释。从体认翻译学来看,翻译过程是一系列译者的认知操作,认知的形成由客观现实决定。该理论模型在翻译中的应用需结合原文所体现的现实背景,挖掘译者从文本意义中获取的现实认知图景,从具身体验的角度分析翻译中概念整合链的形成以及概念之间的殊相特征。

本研究拟将“体认”核心原则同概念整合链理论相结合,称作“体认概念链”,挖掘《孙子兵法》中不同类别兵学术语英译的现实因素,以解读译者在翻译中概念整合的链式特点,明确该模型对《孙子兵法》兵学术语英译的解释力,为军事类典籍翻译提供体认翻译学理论指导。

二、《孙子兵法》兵学术语英译的体认整合

兵学术语英译的体认过程解读,需要廓清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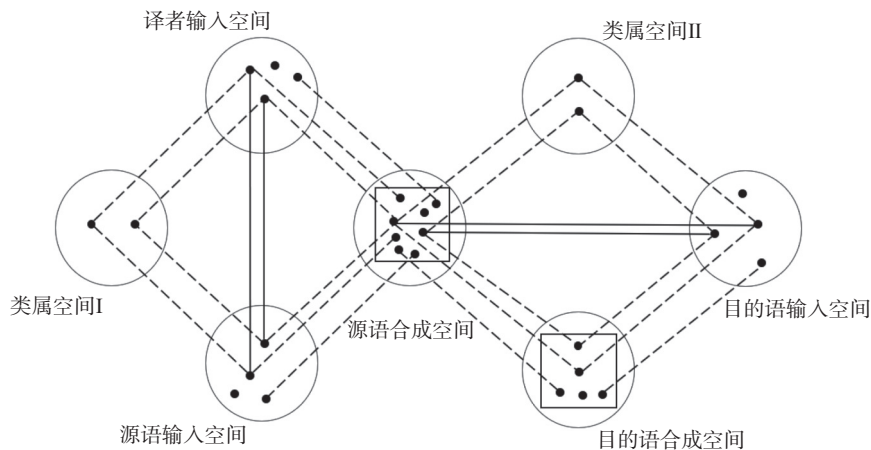
图2 概念整合链原型图示^[29]

Fig. 2 Graph of the conceptual blending chain

学术语的定义与类别范畴。21世纪初,傅朝已意识到《孙子兵法》军语的重要性,梳理和统计了《孙子兵法》所载军事概念,认为《孙子兵法》中的整个军语概念系统深刻地反映了孙子兵学的理论内涵,兼备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30],但他并未明确军语的定义。裘禾敏认为:参照中华书局1962年版宋刻本《十一家注孙子》,其中出现的与战争或军队直接相关的专门名词性语汇为《孙子兵法》的兵学术语,共分为6类——兵制、兵器、兵略、地形、兵技、治军,总数为99个^[31]。本文参考裘禾敏建立的分类体系,结合体认概念链理论,选取不同类别的兵学术语翻译展开体认分析。根据术语语义表征和概念整合过程中的映射情况,下面分别阐述《孙子兵法》中所涉及的独立概念、概念共簇和多义概念3种体认整合类型。

(一) 独立概念体认整合

即使是单一的术语,在译文中也会体现两轮概念整合的链型加工过程。这在古籍今译中的体现尤为明显,原因在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存在字形、读音以及意义等方面的历时性差异。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居多。在历史的演变中,为顺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双音节词得以不断产生,以便于人们的交往。这是由客观世界之“体”决定的,反映了语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体验性。表征独立概念的术语是古代汉语会话和写作中经常出现的语言形式,这一类术语主要指称一种器物或一场情境,体现出古代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概念化能力。《孙子兵法》表征独立概念的术语如例1。

例1 輶辇

林译 shielded vehicles

“輶辇”一词出自《孙子兵法·谋攻篇》,属兵器类术语。按照郭化若的注释,这是一种古代攻城用的兵车,上蒙牛皮,下有四轮,可掩护部队接近城堡^[32]。林戊荪将其主要形态提取出来之后在汉语今译中释为“四轮攻城车”,英语译文直译为“防护车、盾牌车”。两轮概念整合过程如图3所示。

从“輶辇”之古义到林氏所注今义,在译者识解原文语境和术语意义的第一轮概念整合过程中,源语输入空间和译者输入空间形成双域网络关系,分别有部分要素投射进入源语合成空间。译者在“兵器体系”这一范畴中将“輶辇”这种古代战车和自身认知中的现代战车相结合,取其上位普遍特征,构建出“四轮战车”意象,在对该车在战争中的“攻城”功能的范畴化处理形成“四轮攻城车”之主体性理解。这符合体认原则中的“认”,即不同译者对相同的源语文本所持的理解千差万别。同时,该战车的“掩护”特征经选择性映射直接进入源语合成空间,参与下一轮概念整合过程。

第一轮概念整合结束后,源语合成空间与目的语输入空间在译文建构整合过程中形成镜像网络关系。在类属空间II语言体系的统摄下,源语合成空间和目的语输入空间中出现镜像映射,这是由于译者身处现代,战车的形态、功能基本相同。根据体认原则,客观世界决定了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也能有相同的概念框架。与第一轮识解原文不同的是,林氏在翻译该词的过程中为突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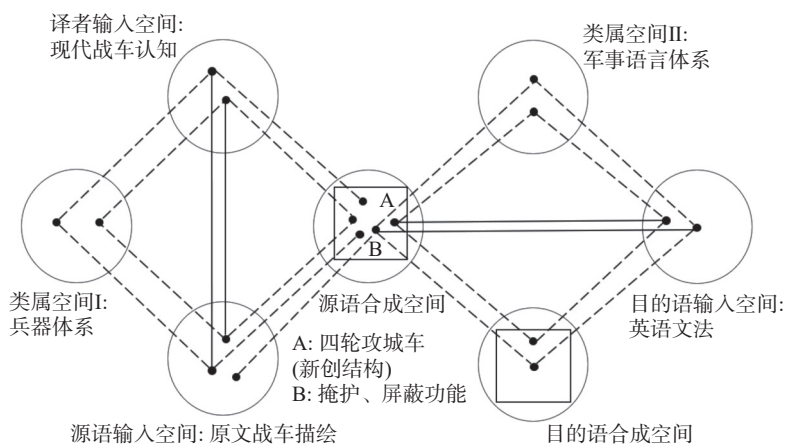


图3 “轳轳”概念整合链过程图示

Fig. 3 Graph of “shielded vehicles”

战车的特点而放弃译出车轮数量,转而将另一要素“掩护”作为该战车的突出特征,体现出译者的体认参照点发生改变,关注视点由下转上,令读者感知译者概念整合中的动态心理路径。

指称独立情境概念的术语往往以动词类短语的形式出现在原文与译文中,如例2。

例2 交和而舍

林译 taking up positions against the enemy

“交和而舍”出自《孙子兵法·军争篇》,属兵技类术语。据曹操注解,两军相对为交^[33];郭化若将“舍”解释为“驻扎、舍营”^[32]，“交和而舍”意思是“主将率领军队同敌人对阵”；林氏对该句的汉语今译为“同敌人对阵”。郭化若和林氏对该句的解释都省略了“舍”的概念表达,主要保留了战场中“双方对战”的概念框架,两轮概念整合过程如图4所示。

在原文识解整合过程中,译者林氏保留了战争中“两军对垒”的框架,将“扎营”概念隐含

于对战中。源语输入空间和译者输入空间形成镜像网络关系,“两军对垒”概念元素在两空间中形成镜像映射,具有“体”的普遍性,无“敌我”而无谓“战”。源语输入空间中的“扎营”概念要素,因“认”的主观性而未得到译者选择而发生映射,使得第一轮概念整合中的源语合成空间只有“两军对垒”概念。

第二轮概念整合中,源语合成空间和目的语输入空间形成单域网络关系,“两军对垒”概念框架从源语合成空间与目的语输入空间形成对应元素映射之后,在类属空间II的规约下映射进目的语合成空间。译文的构建除了需要表达“双方各占两端位置”,同时,英语语言的形合特征决定了译文还需要补充该框架下的受动者。经并置和完善,目的语合成空间中涌现出原本未映射进目的语合成空间但存在于源语合成空间和目的语输入空间的概念,即“敌人”,从而形成该翻译过程中的新创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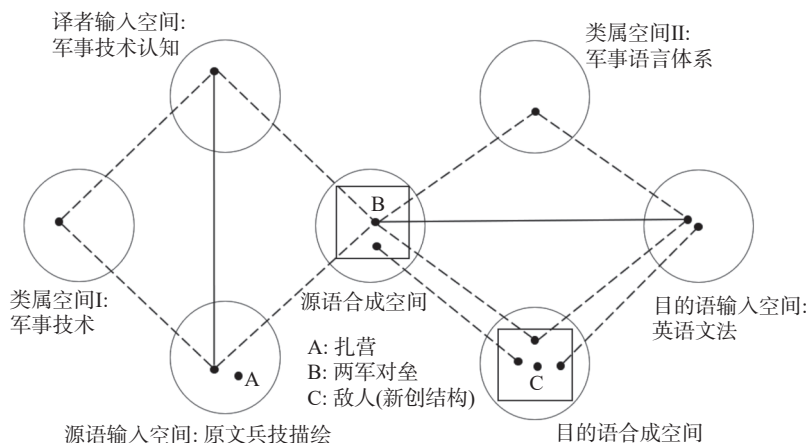


图4 “交和而舍”概念整合链过程图示

Fig. 4 Graph of “taking up positions against the enemy”

综上,即使是表征独立概念的术语,林氏在其翻译的体认整合过程中也不只运用一种整合网络机制,而是将镜像网络与单域网络或双域网络相结合,形成动态的概念整合链。虽然人们可以细致剖析概念整合过程,但实际的翻译过程,并不是译者能敏锐感知到概念整合链的运作,而是对客观世界的涉身认知和认知操作如概念取舍、视角转换、多样化突显等“体”与“认”的综合作用。镜像网络与单域网络或双域网络的搭配运作在翻译方法上体现为直译法和意译法的结合,译者以直译为主要方法,保留《孙子兵法》术语中主要的意象概念和文化背景,再配合意译完善细节,实现文化意蕴的动态整合与传达。

(二) 概念共簇体认整合

所谓概念共簇,是指语篇连续性概念以意象图式的形式原则,按照格式塔心理规律,共同构建意象情境的语言表征,其中连续性概念之间存在范畴化、语篇逻辑和情境顺序关联。概念共簇术语以术语形式描绘《孙子兵法》中某一情境的图式概念。不论是军队编制、地形地貌还是用兵策略、作战后勤,《孙子兵法》按照不同逻辑形式连续列举出多个概念,组成概念共簇术语,共同表征某一类关系情境,并提出针对性的作战方案。译者在翻译此类术语过程中的认知行为和心路路径将变得更复杂,所涉及的具身性范围更广,并且需要充分考虑一组连续术语内部的逻辑联系。新型概念整合链能够对其进行较为合理的体认阐释。

例3 军、旅、卒、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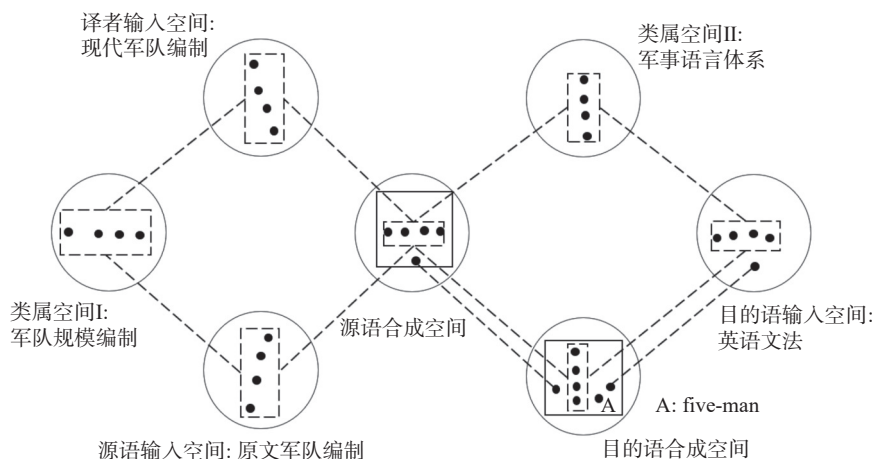


图5 “军、旅、卒、伍”概念整合链过程图示

Fig. 5 Graph of “army, battalion, company, five-man squad”

林译 army, battalion, company, five-man squad

“军、旅、卒、伍”4个单音节词出自《孙子兵法·谋攻篇》,属兵制类术语。南宋学者张预对该组术语的注解为: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五百人为旅,百人为卒,五人为伍^[33]。原文以“全……为上,破……次之”的句式形成4句排比,按照从“军”到“伍”的军队规模顺序排列,强调了“全敌为上”(使敌人屈服而非击溃敌人)这一作战策略的重要性。该组概念共簇术语的体认整合过程示意图见图5。

译者在识解原文这4句格式工整的排比句时,并非以句为单位对其分别展开分析理解,而是将4句作为整体,提炼出“全……为上,破……次之”的原型句式作为基本图式,再将“军、旅、卒、伍”4个单一元素向内填充。源语输入空间和译者输入空间形成镜像网络关系,层级化的“军、旅、卒、伍”四要素在原型句式铸就的概念包中整体映射进源语合成空间(图5)。第一轮概念整合过程中的要素不再仅仅以单个的形式进行点状映射,而是组合形成“点—面”二维映射,符合人类共有的认知努力经济趋向性认知规律。这一共有的认知规律恰恰是该过程中“体”原则的印证。

虽然前一轮译者识解原文的概念整合过程可凝练为一条原型句式图式,但英文行文并不习惯重复使用相同的句式或单词。因此,第二轮概念整合的源语合成空间与目的语输入空间无法形成简单网络关系。译者构建出双域网络关系,在类属空间II的统摄下,源语合成空间和目的语输入空间都各自映射概念框架和要素,4个单一元素都能有对应的译文。由于“伍”一词有不同的人数

定义,如唐代政治军事理论家李筌将百人以下定义为“伍”,杜牧注“五人为伍”。译者林氏认可杜牧的注释,取“伍”字的构字元素“五”,在译文中补充定语“five-man”以表区分。这一认知操作是在目的语合成空间中经概念和要素并置之后加以完善和精细化产生的新创结构,体现了译者运用增译法实现了对译文意义的能动性补充,符合“认”之原则。

例4 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

林译 deep shafts, boxed-in recesses, tangled undergrowth, treacherous quagmires or dangerous crevasses

例4中,原文是一组以“天”为首字的地形类术语,出自《孙子兵法·行军篇》,意在让军队警惕这类危险地形。以“天”为首字并非意义与天空有关,而是指天然的恶劣地形,它们分别是四面陡峭的天然大井、易进难出的天然牢狱、草木深密的天然罗网、低洼泥泞的天然陷阱、沟坑深长的天然地隙^[32]。该组术语的概念整合链如图6所示。

例4这组术语的抽象性促使译者需要在第一轮概念整合过程中准确区分这5种地形的主要特征,避免混淆。该组5个地形术语在原文中同时出现,虽都以“天”为词首,但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5种地形的特征,其“天然性”在译者眼中已沦为次要特征,真正突显的认知特征需要具体化,即加强对其细致特征的描写。“井”的细致特征来源于古时水井的“深不可测”;“牢”的细致特征是通过人类监狱的“幽深”“闭锁”特征引申而来;“天罗”可以同“地网”组成四字

格成语,表达出致密网状物、能捕获意中目标的语义;“陷”和“隙”都来源于人类对野外的探索,前者是从地平面凹下去的大坑,后者则是岩石或地壳自然形成的裂隙,二者都可能使人或动物不经意间掉落其中或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构成阻碍。译者对这些地形地貌的认知皆来自对客观世界的涉身体验,是概念整合过程中“体”的现实源泉。源语输入空间和译者输入空间形成双域网络关系,类属空间I将该组术语范畴化为“天然地貌”后,两输入空间各有概念框架和要素映射入源语合成空间。在该空间中,多种要素并置,使得该组术语的语义臻于完善和精细化,摆脱了原文的语言形式,从而形成译者主观能动创造的新创结构。

明晰了该组术语不同地貌的细致特征之后,源语合成空间和目的语输入空间在第二轮概念整合过程中形成双网络结构,镜像网络与双域网络两种关系的配合能进一步优化译文中的意义传达效果。“天井”在镜像网络的统摄下构建出“深井”之意,保留其客观认知来源的意象“井”;“天牢”“天隙”的意义建构同样因镜像网络而形成,前者对应源语合成空间中的处理结果“闭锁的幽深之处”,后者对应该空间中“危险裂隙”的要素。“天罗”“天陷”二词仅仅通过镜像网络并不能准确建构出它们在军事典籍中所要描述的地貌形象,它们对于行军作战的现实意义也就难以实现,因而需要双域网络进行再创造。将“天然致密网状物”和“天然大坑”要素映射入目的语合成空间之后,与对应的英语语言表达、文化背景等框架并置,经进一步完善和精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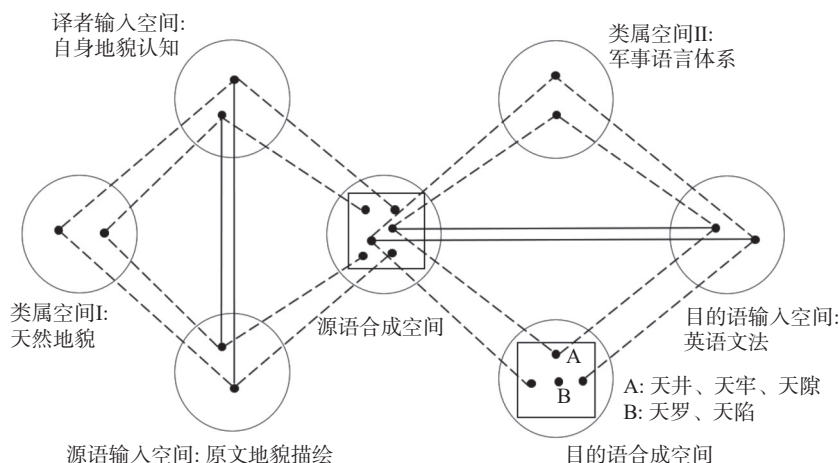


图6 “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概念整合链过程图示

Fig. 6 Graph of “deep shafts, boxed-in recesses, tangled undergrowth, treacherous quagmires or dangerous crevasses”

前者引申为“缠绕交错的灌丛”，这是通过野生灌丛矮小、长势疯狂、形态交错等重要特点形成的，后者描绘为“危险沼泽洼地”，这是从沼泽洼地地势较低、水网密布、未知危险因素众多提炼出的意义。因此，二者都能有效通达原文读者的心理路径，实为体认翻译之佳作。

综合以上两例，译者林氏针对概念共簇术语的体认整合运用了镜像网络复配双域网络的运作方式，有效将两种网络的意义建构优点相结合，即镜像网络呈现直译译文以忠实于原文概念，双域网络呈现意译译文以突出其创造性。但共簇术语的概念整合更涉及“点—面”结合跨域映射以及一轮整合加双重网络映射两种情形，其中所使用的翻译技巧主要是增译，特别是对术语限定词的增译。

(三) 多义概念体认整合

既是以“兵法”为名，讨论的是运兵作战，使用的是兵家行话，承载的是兵学智慧，那么绕不开的便是一个“兵”字。因频次高、语境依赖性强，该术语的概念整合有别于表征独立概念的术语，其整体过程呈现出“整合—储存—完善”的特点，该字的语义也因多样化语境表征而得到不断完善和变化。据裘禾敏统计，《孙子兵法》主要出现了四种“兵”的义项，包括《孙子兵法·计篇》中的三项：“战争”“士兵、军队”“用兵之道”以及《孙子兵法·作战篇》中出现的“兵器”^[31]。四种义项对应的译文如例5所示。

例5 兵

林译 war; army/troops; weap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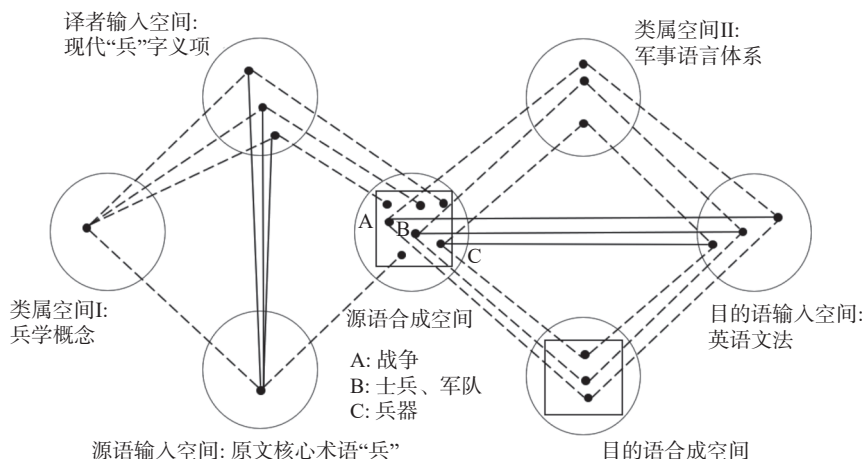


图7 核心术语“兵”概念整合链过程图示

Fig. 7 Graph of “war; army/troops; weapons”

“兵”字在这部仅6000多字的典籍中反复出现，译者必须对这一核心术语概念进行反复理解和整合，才能在不同的语篇语境中传达恰当的意义，避免译文读者在理解过程中产生概念含混不清之感。若采用“一刀切”式翻译，将所有“兵”字译文统一，极易使对中国兵学文化缺乏认知的群体在阅读译文时犹如雾里看花、隔靴搔痒。林氏识解该术语的过程可以通过概念整合链表征为“一对多”的组合结构，如图7所示。

按照文本顺序，译者首次翻译该术语时，对应的体认概念链即得以建立。例如，“兵”在“兵者，国之大事”一句中，译者将其理解为“战争”，这是由源语输入空间的“兵”字概念与译者输入空间中的一系列潜在概念，在类属空间Ⅰ兵学概念范畴下发生双域网络映射后，共同映射进源语合成空间产生的。并且在源语合成空间中，译者需要激活两输入空间映射进的其他语境要素以及自身对战争、军事的认知框架，将这些要素并置后判断该术语的语篇意义，完善该术语的语义框架，再在第二轮概念整合过程中选择一项概念要素，与目的语输入空间中的要素建立映射关系，并在类属空间Ⅱ军事语言体系范畴下镜像映射入目的语合成空间。

译者在完成这一句中该核心术语的翻译之后，整个体认概念链并不会消失，而是储存于大脑中，在下一次遇到该术语时，译者会重新激活对应概念链。而与第一次建立这一概念链不同的是，重新激活的过程中会增加之前对该术语的识解结果，先展开一轮判断：假设“兵”的义项“战争”出现在“士兵、军队”义项之前，译者运作整个概

念整合网络前会判定这次的术语所在语境是否匹配前一义项。若匹配,则可继续沿用该义项,译为“war”;若不匹配,则开始重新整合,目的语输入空间参与映射的要素改变,生成新的镜像映射关系,涌现出“士兵、军队”的新创结构,在第二轮概念整合展开镜像映射后生成译文“army/troops”。

总的来说,多义概念术语的整合在完成整个翻译任务之后,表征的概念语义不断完善,概念整合链过程呈现出的结构特点是源语输入空间和译者输入空间之间形成概念要素“一对多”的关系。译者的认知操作则是“整合—储存—完善”的连续性过程,这需要译者一次次涉身体验不同语境下的客观现实背景。译者在第一轮概念整合中不断思索和揣摩“兵”这一核心术语的翻译,说明了译者主体性理解和认知广度等“认”的重要性,侧面反映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意义进行再创造的主体性意义。

三、结语

体认概念链理论将认知翻译学中经典概念整合理论同体认翻译学的“体认”核心原则结合,有助于完善体认翻译学的理论建设,深化目前体认翻译学研究关于翻译过程中认知机制的探讨。以上从体认概念链角度对《孙子兵法》中兵学术语的英译过程展开论述,为独立概念术语、概念共簇术语以及多义概念术语的翻译作出体认性整合的认知阐释,认为不同类型的术语概念在翻译过程中呈现出以双重网络复配为典型的链式整合过程,并辅以图式运作、框架整合、动态识解等认知操作构建译文意义。译者的涉身认知体验贯穿概念整合的始终,译者主体的具身性得以彰显。本研究旨在丰富概念整合理论在体认翻译学中的发展成果,为军事典籍术语翻译实践提供体认理论指导,进一步强化军事类典籍的海外传播力。未来对于“体认概念链”的研究尚需大量实证数据深入挖掘其作为翻译理论的更深层解释力。

参考文献:

- [1] 陈学凯. 论《孙子兵法》对古典军事学的贡献[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19(4): 69-74.
- [2] 季红琴,周昕怡. 回顾与总结:《孙子兵法》百年英译与研究[J]. 上海翻译, 2023(4): 79-84.
- [3] 裘禾敏.《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传播[J]. 浙江社会科学, 2012(6): 134-138;161.
- [4] 黄海翔.《孙子兵法》复译中的文化误读与译者身份之辨:基于副文本描述的 Minford 译本个案研究[J]. 中州大学学报, 2009, 26(2): 67-71.
- [5] 黄海翔. 求同与存异:文化认同视域下《孙子兵法》英译中的两种翻译观述评[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15(2): 83-90.
- [6] 黄海翔. 论《孙子兵法》英译的文化心理与文化逻辑[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5(2): 24-31.
- [7] 陈嘉琳.《孙子兵法》英译研究:以文化负载词为例[J]. 孙子研究, 2023(5): 118-126.
- [8] 吴莎. 跨文化传播学视角下的《孙子兵法》英译研究[D]. 长沙:中南大学, 2012: 8.
- [9] 郎力理. 从阐释学角度看《孙子兵法》英译的译者主体性[D]. 重庆:西南大学, 2011: 45.
- [10] 袁龙翔.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孙子兵法》英译策略研究[J]. 孙子研究, 2024(2): 101-109.
- [11] Rarick C A. Ancient Chinese advice for modern business strategists[J]. SAM Advanced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61(1): 38-46.
- [12] Dimovski V, Marič M, Uhan M, et al. Sun Tzu's "the art of war" and implications for leadership: theoretical discussion[J]. Organizacija, 2012, 45(4): 151-158.
- [13] Kiliç I, Oncü M A, Tasgit Y E. Sun Tzu's principles of war art and today's competition strategies: a relative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 2012, 1(1): 8-17.
- [14] 彭朝忠.《孙子兵法》误译的认知解读:认知原型理论在典籍英译研究中的应用[D]. 苏州:苏州大学, 2008: 2.
- [15] 黄海翔. 典籍英译的认知心理框架解读:基于《孙子兵法》英译的历时研究[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 31(5): 126-130.
- [16] 黄小燕.《孙子兵法》中的中国传统战略隐喻认知模式研究[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 2021: VI.
- [17] 谭业升. 翻译认知过程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
- [18] 王寅. 体认翻译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J]. 中国翻译, 2021, 42(3): 43-49; 191.
- [19] 孔令翠. 实践论和认识论视域下的赛珍珠《水浒传》中酒文化翻译之“体”“认”分析[J]. 天津外国语

- 大学学报, 2023, 30(2): 18 – 27; 110 – 111.
- [20] 任开兴, 陈丽红. 中国植物名称英译之“创仿”方法与原则[J]. 中国翻译, 2022, 43(6): 127 – 134.
- [21] 祝朝伟. 大学校训翻译的体认考察[J]. 山东外语教学, 2023, 44(6): 103 – 111.
- [22] 谢天振. 作者本意和本文本意: 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J]. 外国语, 2000, 23(3): 53 – 60.
- [23] Fauconnier G, Turner M.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 [24] 祝朝伟. 体认翻译学: 一种新范式的兴起[J]. 中国翻译, 2023, 44(4): 29 – 38; 192.
- [25] 董桂荣, 冯奇. 从概念整合的角度看翻译创造的合理性[J]. 上海翻译, 2005(S1): 33 – 36.
- [26] Fauconnier G, Turner M.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J]. *Cognitive Science*, 1998, 22(2): 133 – 187.
- [27] 王寅. 概念整合理论的修补与翻译的体认过程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0, 52(5): 749 – 760; 801.
- [28] 吴淑琼, 杨永霞. 概念整合理论视域下的翻译过程研究: 基于《红楼梦》中量度反义复合词的英译[J]. 外语研究, 2021, 38(3): 79 – 86.
- [29] 管邦迪, 向明友. 翻译过程的概念整合新解: 以《红楼梦》文化负载词英译为例[J]. 外语教学, 2024, 45(1): 95 – 100.
- [30] 傅朝. 《孙子兵法》军语研究[J]. 锦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1, 23(2): 51 – 52; 80.
- [31] 裘禾敏. 《孙子兵法》英译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1: 114 – 115.
- [32] 郭化若. 孙子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33] 杨丙安.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责编: 朱渭波)